

爱情这东西很奇怪,它不能用秤来掂斤两,不能用尺来量大小,更不能用金钱论价值,所以恋爱中的人常会问对方:你到底有多爱我?答案千千万万种,却可以归纳为“海枯石烂、地老天荒”。

美国幽默小说家欧·亨利写过一篇短篇《圣诞礼物》,故事大意是一对穷苦的夫妻面临圣诞节,妻子想送先生礼物,便把长发卖了,换来钱为先生买了条精美的表链,因为先生的表链是皮做的,很旧,每次掏表出来看时间都很寒酸。

说明一下,这个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十九世纪,那时流行的是怀表,而非腕表。

妻子兴高采烈地回到家准备圣诞晚餐,也期待丈夫看到礼物时的欣喜表情。当然,她的美丽

长发已被剪得乱七八糟。

终于先生回来了,妻子既兴奋地把礼物

拿出来,也很痛苦地说明她的头发为何变得如此短。这时先生一脸茫然,他也拿出送给妻子的圣诞礼物,玳瑁的梳子,插在长发上也是种装饰品,可是妻子的头发却没了。

至于表链,先生竟是卖掉他的怀表才买来梳子。

欧·亨利在故事的结尾说:“我所讲的是两个蠢蛋的平凡故事,他们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都傻乎乎地牺牲掉,但我也不得不如今自认聪明的人说,凡是送礼,其实最聪明的正是这两个人。”

因为这对夫妻送给对方的礼物,不仅是表链或梳子,而是爱情。于是,突然间爱情好像可以丈量、可以具体化。

法国人比较浪漫,二十世纪初有位小说家普雷孚也写了个短篇故事《马背上》,说一个没落的贵族有位美丽的女儿,每到星期天,女儿会独自骑着马去上教堂。不料那匹马竟

计算爱情的重量和价值

张国立

死了,贵族老爸只好去拜托长工十六岁的儿子载女儿去。从此每到星期天,只见一对年轻男女骑在同一匹马的马背上,慢慢踩着蹄子上教堂。

这里也要说明一下,在那个时候很讲究门当户对,大户人家的女儿按礼教是不得和工人儿子结婚。

两人骑在马背上的过程很长,竟然长达数十年,两人都老了,也都未婚,突然间女的担心他们的行为会引起非议,便和男的讨论。男人很坦率地回答,他根本不在意其他人的闲话。女的松口气,她说:“我们都够老了,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了。”

小说把感情用非常含蓄的方式表达出来,其实老太太问马背上的老先生如此问题,只是想试探老先生是否不顾一切地爱她。得到肯定的答案后,老

太太松口气,她也打开自己几十年压抑的感情,终于可以放开胸臆地去爱了。

现代的爱情掺杂许多与爱无关的灰垢,像金钱、房子、结婚典礼、蜜月旅行,甚至以是否去巴厘岛办婚礼来判定“你爱不爱我”。

我最近和一个小女孩聊天,说小,也二十了吧。她说将来如果结婚,一定得去意大利的阿玛菲海岸举行婚礼。我很谨慎地提醒她,爱情说来就来,没办法跟它老人家预约阿玛菲。她甩甩长发坚定地说:“那可不可不结婚。”

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雷尼叶写的短篇小说《信》:还在壮年的侯爵突然于家中暴毙,死亡时“他的脸孔铅般苍白,眼睛睁得大大。”身为好友的医生赶去,却回天乏术,医生只能判断侯爵是“出其不意地被极度的恐怖吓死的”。正当医生要离去时,邮差投寄来一封给侯爵的信,上面注明是“快信”,医生好

奇地打开来看,竟是侯爵已分居多年妻子写来的,当年侯爵认为妻子不贞而一气之下分居,妻子用尽各种方法试图复合,却始终得不到侯爵的谅解,悲伤到不吃不喝,“她变成了她自己的影子”。

来的这封信是妻子的遗书,在她死前写的,上面说“你对于活着的我虽然残忍,对于死了的我或者能够容忍吧?你会容许我这可怜的幽灵依恋在你左右吧?”从故事的表面来看,显然这是则鬼故事,妻子死后的鬼魂比信更快地回到侯爵家,使侯爵没有先得到预警被吓死。再看故事后的意思:爱情不是没有代价,其中最大代价是要对另一方的爱负责,很沉重的。

爱情有趣,它能以各种方式出现,不论大开大阖式的、压抑隐晦型的,都显示出爱情果然能丈量、能称出分量,也绝对可以计算出价值,那就是彼此关心的程度。

爱情可以计算,它是长度、宽度、深度。有时比宇宙大,有时比地狱火更炙烈。欢迎来到它的世界。

因为常下基层调研民生课题,结识了一些80后的年轻人。80后,表达感受和观点几乎无所顾忌,也常有微信圈中的抱怨、吐槽滚滚而来。婚恋、安家、还贷、带娃、职称……引发压力的意外元素实在太多了,随时都得应对。有着十年工龄、如今是上海一家市区级医院检验科医师的王鑫,本来也是如此。他老家在齐齐哈尔、学临床医学检验技术;算是个新上海人。他说:“刚参加工作是2008年,那时候我还在一家社区医院工作,作为一个刚工作的外地人来说,唯一考虑的就是能否会在这个地方一直待下去。虽然是崇高的医务工作者,但在上海人生地不熟,没有合理的医保和社保,几乎没有一点安全感!也许工作一年、也许工作两年就会考虑回老家,那里还有父老乡亲”。关于未来的希望,东北人叫“盼头”、上海人叫“奔头”,实际上都是兼顾事业前景和生活希冀的。但也就是在这年末,王鑫决定留在有“奔头”的上海打拼了。

原来那年的一项利好政策,首先让他从心理上成为新上海人,而不是没有归属感的“外地人”。王鑫说:“这一叫做全民医保的重大政策变化,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方向,同样也改变了我。”笔者正好参加过“全民医保”的政策研讨,明白那是为了实现“全国一盘棋、结算一体化、异地可支付”的卫生事业发展目标。不曾想,王鑫这样的年轻人“人生方向”和路径就改变。

上海能吸引王鑫们的魅力就在于,各行各业每年都在“大变样”。如为了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诉求,上海各医院就迅速推出了“磁卡”这一新鲜玩意。王鑫观察到:“一卡在手,全院随便走”,有了此卡一步到位,化验、拍片、拿药、缴费等不再需要各种各样单据,有效避免了病人重复看病、重复开药的事情发生。有些医院最人性化的是先看病后付钱,同时各大医院配备导医、志愿者、服务台三管齐下,这样大大节约了病人看病的时间,不用盲目地跑来跑去。

而笔者因为身体尚佳,有30年没有去医院看过具体的毛病了,对“看病难、看病贵”反而体会不深。王鑫则告诉我:“最近的新闻栏目随处可见社区全科医生、家庭医生这一内容的报道,上海已经大大改善了老人看病难的问题,特别是腿脚不方便的老人。家庭医生负责到家庭,负责到个人,直接到患者家里面去给老人看病,送温暖,送爱心,这一重大举措受到了广大社区群众的一致赞扬。”

“那么你自己的单位,近年来有啥进步呢?”看到他满满的职业荣誉感,我忍不住发问。“进步多得!如从患者需求出发,踏上云技术的步伐,大力推广微信预约、微信挂号、微信支付缴费,甚至更可微信读报告。这样方便快捷,大大缩短病人看病时间,更不会出现重复收费、重复化验等情况”,“还有专家学者们的授课,更是开阔了我们年轻医师的眼界,使得我们的知识技能水平有了稳步的提高”。他甚至告诉我:医患关系也到了一个巨大转折点;从曾经的不信任到现在的相互理解,大家一起构建起一个和谐的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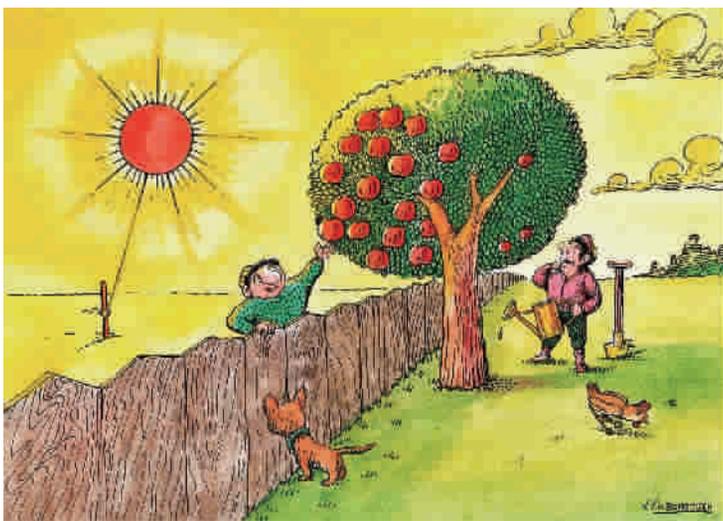
他居然没有和我谈到收入,也没有啥职业发展瓶颈之类的担忧;而关于年轻人特有的快乐则还有许多——如乒乓球比赛、游泳比赛、歌颂祖国大合唱、诗朗诵、舞蹈唱歌、大联欢……后来,我在他的单位里还遇到一些和他同样年轻的同事,他们再度感染了我。

80后医师的获得感

王冷一



边看边聊



留住太阳果子多 (乌克兰) 卡赞尼夫斯基

我叫高尔夫球。我老早就是穷人的朋友。我的出身并不高贵,甚至有点卑下。我出生在苏格兰,老祖宗是牧羊人。我是牧羊人的朋友。伊拉用牧羊的棍子击石块,比啥人击得远、击得准,就算本事大。我的活动场地就是牧羊的草地。哎,世事多变,到了15世纪,我改装上场。牧羊的棍子变成一支木杆。又过了几百年后,鸟枪换炮,一个比乒乓球大一倍左右的、用杜仲胶作芯

一场球,心旷神怡,神清气爽。

在运动中,得到锻炼的主要也是身上的肌肉,尤其是背后和腿上的肌肉。击球动作是重要的全身运动,腰部发力,双臂挥动,双脚行走,几乎需要全身的肌肉与关节来协同作战。人们和我一起活动,不仅是用身体打球,更重要的是用脑子去打球,其中包含着战术战略的内容在里面。作为一项休闲、健身项目,我的活动不激烈、老少皆宜,可以单打,也可以一群人打,水平高的,水平低的,可以一起打。

高尔夫球自述

吴兴人

粗糙的石块,一根高档金属棍棒替代了木杆。

其实,打高尔夫球,在中国是古已有之。早在唐朝,关于我的活动就有文字记载。唐代诗人王建在一首《宫词》中写过:“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齐跪拜,上棚争谢得头筹”。唐代这种“步打球”,很像打高尔夫球。到宋代,“步打球”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球类运动,叫“捶丸”。“丸”是球,“捶”就是击,“捶丸”就是用捶击球。“捶丸”两字,虽然读起来有点拗口,但比洋名字要形象确切多了。明朝还有一张“宣宗行乐图”,具体记录了此项活动的情形。体魄健壮的宣宗脚下有一只小球,他持杆凝视前方,好像在思索应当如何挥杆击球。画的一角,有手持球杆奔跑过来拾球的球童。这和今天球场上的活动情景十分相似。

如今,我的活动一般在室外草地上进行,设9或18个穴。运动员逐一击球入穴,以击球次数少者为胜。比赛一般分单打和团体两种。我所在的地方都是天然氧吧,人们在大城市里生活久了,到郊外打

我的运动程度和氛围都相对平缓,没有激烈的对抗,也没有非此即彼的竞争,显示出参与者的绅士风度。

不幸的是,现在我的活动被称之为贵族运动。在中国,我们基本实行会员制。拥有我的会籍可以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甚至是进入特殊圈子的通行证。因为收费昂贵,一般的市民是无法和我交朋友的。于是,我的日子不大好过。我的老板说,客

源锐减六成,而有八成的球场都处于亏损状态,少的亏几百万算好的,多的每年亏几千万,很多高尔夫球场都快撑不下去了。我的老板也想尽各种办法谋求转型,比如降价走平民化路线,降低进入的门槛,让更多的有一般经济能力的市民都来参与活动,迭格倒是我求之不得的。实在不行,把一部分改造成足球场出租,这样一改,我还有点活路。

贪说

那秋生

词,但是刘基就别出心裁,善用诡语,“以古人之心度今人之腹”。故能反其意而用之,语言趣味十足。试看:“知贪者,其惟圣人乎?圣人之于仁义道德,犹小人之于货财金玉也。故于货财金玉则贪,而于仁义道德则廉,遂使天下之人,专名贪为恶德而恶之,则小人之罪也。”

刘基还说:“贪之一字,凡事皆忌,若读书则唯恐不贪多务得,贪书未有不成学者。”如此之“贪”,岂非善哉妙也?

你们说的都对

马塞洛

划的动作,不过真要拍照记录下来,自问也没有那个勇气,但是很愿意让开镜头和位置——伊拉开心就好。

没过几天,又看到了关于油腻的中年男子的描述,本着严以律己的精神,看得我触目惊心,因为第一条就中了:手串还只是我的选项之一,反正总爱套一些非手表的东西,不放手腕闲着。后来又有一个女版,就又想起了那些勇于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美和对美的热爱的阿

姨妈妈。平心而论,那一条条单挑出来,都是俗气甚或触气的。但是我最烦的是这样一种贴标签的方式,这种贴法会把许多有趣的有意思的东西从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上抹去,只留下一地鸡毛,让人一筹莫展。

上个周末,在陕西路的荣宅,再度领教了爷叔阿姨们对新生事物——老房子修旧如旧、闪亮登场——的热情。我是临时被喊过去的,所以一度担心着装不够得体——之前放出来的造势派对的照片可是穿皮草的章子怡(伊上一次穿貂是《一代宗师》里在火车站打架,美轮美奂)。

七夕会

事实证明我又多虑了,这里现在是旅游景点,游客自然穿什么的都有,相对而言还是女士们的态度更为隆重,拍照也更认真。最容易引发感慨的除了那个大厅,应该还有荣夫人的衣帽间。但是因为家具都不在了,遑论衣帽,如果没注意的话,忽略了也不要紧。

时尚界要的就是新面孔,老房子得有很好的机缘和资质,才能熬成荣宅现在的样子。关于审美和生活态度,每一个世代都会留下自己的说法,而我以最大的善意认为:你们说的都对。

时尚